

母亲身份研究读本

A Theoretical Reader in Motherhood

..... 刘 岩 编著



母亲是西方文明的重要象征。

母亲身份是性别关系问题的立足点。

本书选取20篇关于母亲身份的研究文章或著作节选。

展现不同历史时期西方理论家代表观点的流变。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母亲身份 研究读本

A
Theoretical
Reader
in Motherhood

..... 刘 岩 编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亲身份研究读本/刘岩编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307-05528-5

I. 母… II. 刘… III. 母亲—角色理论—文集 IV. C913.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2110 号

责任编辑: 谢群英 责任校对: 王 建 版式设计: 詹锦玲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7 字数: 454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5528-5/C · 180 定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

Foreword

我们都是由母亲生育的。

这一事实使得母亲身份问题成为女性主义理论家关注的焦点。母亲身份问题在两性关系以及性别差异问题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首先,母亲被认为是父权社会所有女性的最终归宿。法国哲学家德·波伏娃曾经指出,“只有通过获得身为母亲的经验,女性才能实现身体的命运;这是她的自然‘召唤’,因为她整个的有机结构是为繁衍种族而设计的。”^①美国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南茜·乔德罗也认为,“女性拥有广泛意义的、甚至几乎具有排他性的母亲角色,这是对她们生育孩子和哺养孩子能力的一种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解读。”^②德·波伏娃和乔德罗似乎都认为,女性的生理和身体特点经过文化和社会性的诠释之后就确定了女性必然充当母亲的角色。事实上,“女性承担的母亲角色是社会分工中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意义的少数要素之一。”^③既然母亲角色是社会分工,女性似乎就没有太多理由拒绝这一角色。如果一个女性拒绝这一角色,她甚至会面临不被社会接受的窘境。因此,在传统观念下成长起来的许多女性,如果一生中未能生儿育女便会感到自己的生活是彻底失败的^④。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伊里加蕾指出,母亲身份被认为是父权制度下“女性惟一有价值的命运”,它“通常意味着为丈夫、为国家、为男性的文化权力生育子

①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 H. M. Parshle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 1972) , p. 501.

② Nancy Chodorow,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p. 30.

③ Ibid. , p. 3.

④ 参见 Toril Moi, *What Is a Woma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pp. 40-41.



女从而延续父系传宗接代的线索。”^①母亲身份是女性的命运,这反映出在传统父权价值体系下男性对女性的期待。女性的生育能力是保证男性世系延续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因而也保证了整个父权体制的延续。因此,女人必须做母亲,必须能够生养子女,这对于男人来说至关重要。亚德里安·里奇敏锐地观察到,“女性的‘不孕’……(对男人来说)是诅咒”,因为“男人需要孩子以巩固他在社会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耶和華那句“生育并繁殖吧”就成为发布给所有女性的一个纯粹父权主义的命令^②。里奇在同一本书中还简明地得出结论认为:“没有母亲身份和制度化的异性性行为,父权制就不能延续。”^③因此,女性 = 母亲 = 子宫,这个等式就成为最自然、也最有意义的。评论家林恩·哈弗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她说:“在父权体制下,做女人就意味着做母亲。”^④由于许多女性迟早要做母亲,母亲身份已经成为女性身份的一个极端而终极的代表。

第二,母亲在西方文明中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一个强有力的象征,甚至形成了西方思想的主体结构。”^⑤在诸多同母亲形象相联系的意义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母亲代表了生命起源这一说法。母亲把生命赋予孩子,通过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中来,母亲给予孩子以生命。事实上,她不仅给予孩子以生命而且还承担大部分养育孩子的责任,尤其是当孩子们年幼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代表了生命的开端、人类历史的开端甚至其它所有事情的开端。母亲生育孩子,这一事实更加强了母亲这一称呼所蕴含的生命象征。具悖论性的是,母亲不仅是生命的象征,同时又代表了死亡。由于妇产科学技术的局限,在20世纪许多年间,生孩子在很多国家要冒生命的危险。因此,“做母亲是生死攸关的大事。”^⑥从另一个角度说,在赋予孩子以生命的同时,母亲也同时决定了他们最终

① Luce Irigaray, *Thinking the Difference*, trans., Karin Montin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4), p. 99.

② 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6), p. 119.

③ Ibid., p. 43.

④ Lynne Huffer, *Maternal Pasts, Feminist Futures: Nostalgia, Ethics, and the Question of Differe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5.

⑤ Ibid., p. 7.

⑥ Nancy Chodorow,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tic The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86.



的死亡命运。无人能逃脱这一命运,每个人从一出生起就踏上了朝向同一目标的旅程。因此,母亲是源头,也是回归之所^①。这样说来,母亲孕育了整个生命周期。在西方文化中,母亲的形象经常同丰饶、生产、起源以及死亡相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或是与具有容器形状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常见的意象包括大海、水、地球、自然、夜晚、洞穴和地狱。

第三,对母亲身份的表现反映了精神分析理论和女性主义的根本分歧。在《图腾与禁忌》中,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后来统治了整个西方思想理论体系的假说,即西方文明基于父亲的牺牲:图腾父亲被一群嫉妒的兄弟所杀,这些兄弟后来又平均瓜分了女人。弗洛伊德援引弗雷泽的神话叙述,把神话仪式和活动解释为男性世系的起源。他说:“毫无疑问,在基督神话中,原罪是针对上帝这一圣父所犯下的。”^②弗洛伊德对古典神话的诠释表明了他对人类文明的态度,这个文明显然是父权主义的^③。伊里加蕾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恰恰是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因而直接反驳弗氏的这一假说。在1982年5月于蒙特利尔召开的以“女性与疯狂”为主题的研讨会上,伊里加蕾提出西方文明不是基于杀父,而是基于杀母。她说,“当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描述杀父是建构原始人群的理论的时候,他忽略了一个更为古老的谋杀,即杀母,这才是建构某种秩序的基础。”^④在随后不久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伊里加蕾又重申了她的主张。她说:“整个西方文化基于杀母。”^⑤谋杀母亲来维持男性秩序,这是西方文明的基础。伊里加蕾所说的谋杀不是消灭物质意义上的母亲,而是把母亲从权力中心驱除,使母亲的话语无法表达,母亲的欲望受到压制。

① Lynne Huffer, *Maternal Pasts, Feminist Futures: Nostalgia, Ethics, and the Question of Differe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7.

② Sigmund Freud, *Totem and Taboo*, trans. , James Strache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0), p. 154.

③ Juliet Mitchell,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A Radical Reassessment of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4), p. 366.

④ Luce Irigaray, “The Bodily Encounter with the Mother,” trans. , David Macey, *The Irigaray Reader*, ed. , Margaret Whitford (Cambridge, Mass. :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1), p. 36.

⑤ Luce Irigaray, “Women-Mothers, the Silent Substratum of the Social Order,” trans. , David Macey, *The Irigaray Reader*, ed. , Margaret Whitford (Cambridge, Mass. :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1), p. 47.



性别差异可以追溯到母亲在男性和女性话语中的不同表现,对母亲的表现导致了一系列其它相关问题,如:如何看待女性的生育能力,男孩和女孩如何以自己的方式看待母亲,母亲是否以同样的态度对待男孩和女孩,以及同一个母亲关照下成长的不同性别的孩子如何获得自己不同的性别身份等等。因此,讨论母亲身份成为处理性别关系问题的立足点。

由于母亲的生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女性生活,母亲所面临的问题是许多女性将要以不同方式面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母亲就是理解女性。^①

本书选取了 20 篇西方学界关于母亲身份的研究文章或著作节选,按照内容分为三篇排列。

第一篇,“自然召唤与家庭化——西方文明中的母性传统”。本篇选取的 6 篇文章或著作节选聚焦父权体制对女性承担母亲这一社会角色的期待,在传统父权社会,女性作为母亲成为一种自然的召唤,女性因而被禁锢在家庭。

第二篇,“边缘、消音与癫狂——女性主义框架中的母亲”。本篇选取的 9 篇文章或著作节选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展现母亲身份如何把女性从父权秩序中边缘化,母亲的话语如何被压抑,母亲形象如何被塑造成疯狂的异类。

第三篇,“科技、解构与后现代——后现代语境下的母亲身份”。本篇选取的 5 篇文章或著作节选从多元视角探讨后现代背景下母亲身份的解构以及生育技术对传统母亲身份、家庭结构、两性关系构成的挑战。

每一篇中的文章或著作节选按照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以方便读者了解西方理论家在母亲身份问题上所持主要观点的发展和演变历程。第二篇中法国女性主义理论著作排列在美国女性主义理论著作之前,以方便读者观照这两组理论内部的相似和之间的差异。

选文末的注释均为原作者/编者所加。

^① 关于母亲在西方文明中的象征意义以及母亲身份在性别关系中的核心作用,参阅刘岩著,《西方现代戏剧中的母亲身份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3~39页。



目 录

A Table of Contents

写在前面.....	1
Foreword	

第一篇 自然召唤与家庭化

——西方文明中的母性传统

Part 1 Natural Calling and Domestication

— The Maternal Tradition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1. 西蒙·德·波伏娃,“母亲”.....	3
Simone de Beauvoir, “Mother” (1949)	
2. 亚德里安·里奇,“神圣的召唤”	20
Adrienne Rich, “The ‘Sacred Calling’” (1976)	
3. 亚德里安·里奇,“母性的家庭化”	42
Adrienne Rich, “The Domestication of Motherhood” (1976)	
4. 南茜·乔德罗,“女性为什么做母亲”	60
Nancy Chodorow, “Why Women Mother” (1978)	
5. 南茜·乔德罗和苏珊·康特拉托,“对完美母亲的幻想”	86
Nancy Chodorow & Susan Contratto, “The Fantasy of the Perfect Mother” (1989)	
6. 林恩·哈弗,“母性的过去”	107
Lynne Huffer, “Maternal Pasts” (1998)	



第二篇 边缘、消音与癫狂

——女性主义框架中的母亲

Part 2 Marginalization, Silencing and Madness

— *Mothers in Feminist Theories*

7.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关于中国女性”…………… 123
Julia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1974)
8. 伊莲娜·西克苏,“美杜莎的浪笑”…………… 144
Hélène Cixous,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1975)
9. 露丝·伊里加蕾,“一个不会没有另一个而走动”…………… 163
Luce Irigaray, “And the One Doesn’t Stir without the Other” (1979)
10. 露丝·伊里加蕾,“用身体面对母亲”…………… 178
Luce Irigaray, “The Bodily Encounter with the Mother” (1981)
11. 露丝·伊里加蕾,“被遗忘的女性祖先秘密”…………… 196
Luce Irigaray, “The Forgotten Mystery of Female Ancestry” (1989)
12. 多萝西·迪纳斯坦,“肮脏的女神”…………… 210
Dorothy Dinnerstein, “The Dirty Goddess” (1976)
13. 玛丽安·赫什,“母亲与女儿”…………… 225
Marianne Hirsch, “Mothers and Daughters” (1981)
14. 苏珊·鲁宾·苏雷曼,“写作与母道”…………… 250
Susan Rubin Suleiman, “Writing and Motherhood” (1985)
15. 安·弗古森,“母道与性”…………… 268
Ann Ferguson, “Motherhood and Sexuality” (1986)

第三篇 科技、解构与后现代

——后现代语境下的母亲身份

Part 3 Technology, Deconstruction and Postmodernity

— *Motherhood in Postmodern Context*

16. 戴安·埃伦萨福特,“当男人和女人共同做母亲的时候”…………… 287



Diane Ehrensaft, "When Women and Men Mother" (1980)	
17. 安·丹琴, "母性的未来: 生育技术与女性主义理论"	307
Anne Donchin, "The Future of Mothering: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nd Feminist Theory" (1986)	
18. 米歇尔·斯坦沃思, "生育技术与母亲身份的解构"	334
Michelle Stanworth,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Motherhood" (1987)	
19. 伊莲娜·瑞萍, "母道的未来: 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356
Elayne Rapping, "The Future of Motherhood: Some Unfashionably Visionary Thoughts" (1990)	
20. 罗斯·布雷多蒂, "母亲、魔鬼与机器"	375
Rosi Braidotti, "Mothers, Monsters, and Machines" (1994)	
未尽的话	396
Afterword	
参考文献	401
Bibliography	
母亲身份与女性身份研究阅读书目	409
Further Readings in Motherhood and Female Identity	
Acknowledgements	420
编后记	422

第一篇

Part 1



自然召唤与家庭化

——西方文明中的母性传统

Natural Calling and Domestication

— The Maternal Tradition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本篇收入的6部著作节选从不同侧面描述母亲在传统父权体制中所处的地位、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男性视野中的母性、母职与母道。6位作者或者从自身的女性经验和母亲经历出发,或者借用其他女性作家对女性经验的描述,对男性给予女性的期待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她们认为,在西方文明传统中,女性做母亲被视为女性独特的生理机制向她们发出的“自然召唤”,生理性别决定了男女两性的所有差异。这样的性别劳动分工不仅把女性/母亲束缚在了家庭范畴,而且也促使女性/母亲不得不背负着养育孩子方面的不利指责。

波伏娃的“母亲”选自她的压卷之作《第二性》,作者描述女性在怀孕过程中经历的心理和生理变化,解释男孩和女孩对母亲生活的不同意义,认为在做母亲的过程中,女人完成了上天赋予她的自然使命。亚德里安·里奇同样认为母性是对女性发出的神圣召唤(选自《生于女性》中的“神圣的召唤”),然而,制度化的母性束缚了女性的发展潜

力,母性经历被男性利用为父权制度服务。在从同一部书中节选的“母性的家庭化”中,里奇通过追溯人类历史论述了母亲形象蕴含的神性逐渐消失、母亲被局限在家庭的过程。南茜·乔德罗的“女性为什么做母亲”选自她的代表著作《母性角色的再生》,该文指出,女性注定要承担母亲角色,这是性别劳动分工中最为普遍的要素之一。在与苏珊·康特拉托合著的“完美母亲的幻想”(选自《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中,作者阐明父权体制下的母亲常常被妖魔化或被理想化。林恩·哈弗所著《母性的过去,女性主义的将来》中节选的“母性的过去”集中讨论了母亲在西方文明中具有的象征意义。



1

西蒙·德·波伏娃,“母亲” Simone de Beauvoir, “Mother”

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于1949年发表的《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 *The Second Sex*, 英译者 H. M. Parshley, 1953年)问世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对男性的认识以及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的认识。它唤醒了无数女性长期沉睡的自主意识,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没有一本书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妇女的处境和地位。”^①更令世人瞩目的是,波伏娃的一生都在亲身实践着自己的理论和主张。



1908年1月9日,波伏娃出生在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的全名是西蒙·欧内斯廷·露西·玛丽·伯兰特·德·波伏娃。波伏娃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字:“西蒙”的意思是漂亮,“欧内斯廷”是为了纪念祖父,“露西”是外祖母的名字,“玛丽”是为了歌颂圣母玛丽亚,而“伯兰特”则是她的姓氏^②。波伏娃的父亲是一位律师,但一直倾心戏剧。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这样一个信仰和观念发生严重冲突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波伏娃从小就表示不再信仰上帝而要自己驾驭人生。她在晚年更是认为,宗教给人提供了逃避真理和逃避现实的借口^③。她渐渐地喜欢独处,喜欢亲近大自然。既然人是不能永生的,那就更应该享受现世的快乐并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才能。

① 萨莉·J·肖尔茨著,龚晓京译,《波伏娃》,中华书局,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2002年,第1页。

② 同上,第8页。

③ <http://www.webster.edu/~woolfm/women.html>, n. p.



1926年,波伏娃在索邦神学院(Sorbonne)学习文学和哲学,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人类学家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Claud Lévi-Strauss)都曾是她老师。她还结识了一些颇有个性但名声不佳的年轻人,这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波伏娃一生的挚友和知己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波伏娃和萨特持续了一生的友谊,他们坦诚地对待自己和朋友,不隐瞒观点,相互尊敬,这样平等的爱情观被后人传为佳话。1931年,波伏娃接受了马赛一家公立学校的教职,一边教书一边写作。1945年,她同萨特、梅洛-庞蒂创办了《现代》(*Les Temps Moderns*)杂志。由于波伏娃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因而她同萨特以及其他异性朋友的关系非常平等。但由于害怕生活受到婚姻的局限,波伏娃拒绝了萨特的求婚。波伏娃不甘心囿于传统观念,这使她在保持同萨特亲密关系的同时又把自己的学生奥尔加·科萨基维克兹(Olga Kosakiewics)拉进了他们的关系之中。他们经常彻夜不眠探讨哲学问题。此后,波伏娃开始关注有关人类自由和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并在49岁时完成了陆续写作了十几年的自传《一个规矩少女的回忆》(*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



此后,波伏娃到葡萄牙、突尼斯、意大利、瑞士、中国、前苏联、古巴、日本、巴西、美国、埃及、以色列等国游历和讲学,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和自由主张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使得她的著作在全世界拥有了广泛的读者。20世纪60年代,波伏娃积极参与妇女解放运动,在堕胎和性暴力等敏感问题上维护女性权利。1980年4月15日,萨特逝世。这对波伏娃是沉重的打击。她用《与萨特告别》(*Adieux: A Farewell to Sartre*)来表达对这位挚友的怀念。1986年4月14日,波伏娃逝世。据说有近5000人参加了她的葬礼,更有无数的人为她的辞世而哭泣^①。

波伏娃重要的著作包括:《人总有一死》(*All Men Are Mortal*, 1946年)、《建立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Ambiguity*, 1948年)、《环境的压力》(*Force of Circumstances*, 1964年)、《岁月将至》(*Coming of Age*, 1972

^① 萨莉·J·肖尔茨著,龚晓京译,《波伏娃》,中华书局,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2002年,第24页。



年)、《所说的和所做的》(*All Said and Done*, 1974 年)、《当灵魂首先到来》(*When Things of the Spirit Come First*, 1982 年)。



波伏娃是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她对萨特思想的影响恐怕很难过于夸大,因为萨特对她思想的启迪同样不能低估。存在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更重要的,它还是一种世界观和人生态度。存在主义摒弃现有的制度,质疑其合法性和合理性,主张每一个个体主动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价值体系。波伏娃把这种观念应用到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身为女人,波伏娃

更清楚、更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以及现有的制度对女性发展构成的局限。她在自传中这样说:“我确实不遗憾我是个女人;相反,这种性别给予我很大的满足感。我的成长经历使我确信,我的性别意味着智力低下,这是一个被许多女人承认的事实。……我认为我自己是‘一颗女人的心和一个男人的头脑’的结合。我是独一无二的——惟一的一个。”

《第二性》的创作始于 1945 年,从构思到完稿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1948 年 2 月,《第二性》的第一章《女人与神话》在《现代》杂志连载。1949 年 6 月,第一卷“事实与神话”由伽里马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现代》杂志又开始连载第二卷的部分章节。1949 年 11 月,第二卷“当代女性”也由伽里马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之初曾轰动一时,但很快被查禁。它对当时社会道德冲击之猛烈使它受到的批评、责难、曲解多于颂扬和赞誉^①。该书于 1953 年被译成英语后,影响更为广泛,美国女权主义者甚至把它称为西方女性的《圣经》^②。一些学者已经指出,H. M. Parshley 翻译的英译本有许多讹误和删节。但截至目前仍没有另一部更好的英译本问世^③。在我国《第二性》中译本译者为陶铁柱,该书由中国

① 吴康如著,《〈第二性〉写作动机与出版始末》,载荒林主编《两性视野》,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97 页。

② 同上,第 99 页。

③ 关于学者对英译本的指责,参见陈欢著,《“正本清源”女性“圣经”》,载《中华读书报》,2004 年 8 月 4 日第 3 版。



书籍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①。

波伏娃在该书序言中说：“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制定的那种人，所以她被称为‘性’，其含义是，她在男人面前主要是作为性存在的。对他来说她就是性——绝对是性，丝毫不差。……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②这段话精彩地概括了波伏娃对男女两性存在状态的差异所做的观察。



《第二性》共分两卷。第一卷“事实与神话”从生物学、历史学和神话传说（文学）的角度分别追溯了女性被压迫的发展历程。第二卷“当代女性”则论述女性被压迫的现实已经衍变为一种体制。在这一卷中，波伏娃从女孩、少女、妻子、母亲、中老年妇女这几个女性经历的人生阶段剖析女性如何丧失了自我身份，而逐步屈从于男性为她们设定的社会角色中，使她们成为相对于男性而存在的“他者”（Other）。波伏娃还没有忘记讨论妓女、修女、情妇、同性恋女性这样一些特殊的女性人群。

波伏娃在第一卷中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女性所处的第二性的社会地位进行追溯和分析。她认为，女人并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的，而是通过不断按照社会对其性别的期望来塑造自己而逐渐成长为现在这个样子的。这一在当时看来非常激进的观点呼应着萨特的论断，人应该超越社会赋予我们的角色而深入观察我们的本质^③。波伏娃主张，社会——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期望限制了女性的自由。曾经使许多女性引以为骄傲的母亲身份在波伏娃的著作中也受到质疑。“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这一著名论断成为女性主义者反对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本质主义者的口号。波伏娃还说：“并不是女性的低下地位造成了她们在历史上的微不足道，而是她们在历史上的微不足道导致了低下的地位。”她还指出，女

① 关于其它中译本以及即将出版的由波伏娃法语原著译出的中译本情况，参见陈欢著，《“正本清源”女性“圣经”》，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4日第3版。

② 西蒙·德·波伏娃著，《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③ http://www.sonoma.edu/users/d/daniels/exphil/Simone_de_Beauvoir.html, n. p.



性和其它被压迫社会群体不同,她们从来没有强烈的团结意识,因为她们缺乏共同的居住地。这使得她们无法分享共同的文化或传统,虽然长期以来忍受压迫但却没有能够对此形成深刻的认识。

多数学者认为,《第二性》包含了波伏娃的存在主义思想,这尤其表现在她关于女性是他者的定位和描述。但也有学者通过研究波伏娃在1927年前后的日记说明波伏娃早在遇到萨特前就已经熟知哲学上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这一影响更多地来自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①。而波伏娃后来投身于女性的解放运动,其影响来自美国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②,后者作品中表现出的对受压迫黑人女性的同情为波伏娃提供了分析女性受压迫地位的活生生的样板^③。

虽然《第二性》举世瞩目的地位不容动摇,但波伏娃自己却谦虚地说世界范围的女权运动并不是由这本书引发的^④。她承认写作这本书使她认识了自己的生活,她的出身使她可以同男性平起平坐地讨论文学、艺术、哲学,而许多女性还没有这样的特权。女性作为一个阶层仍然处于受压迫的地位。虽然她知道在有生之年无法看到女性充分享有同男性的平等权利,但波伏娃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女性之间已经开始建立真正的友谊”,这种友谊基于姐妹之情,而不是一种同性恋友情。近年来虽然一些学者对波伏娃的理论假说——男性是规范,女性被父权体制定义为“非男”——提出质疑,但她观察到的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贬低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本书选注的“母亲”出自《第二性》第二卷,是全书的第十七章,列在第五部“处境”之下。这是该书“最有争议性”的一章^⑤。波伏娃开篇就说:“女人是在

① 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他对于时间的重新定义奠定了现代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

② 赖特(1908~1960),美国黑人小说家,代表著作有《土生子》(Native Son, 1940)。

③ 参见 Margaret A. Simons, “Is The Second Sex Beauvoir's Application of Sartrean Existentialism?” <http://www.bu.edu/wcp/Papers/Gend/GendSimo.htm>, n. p.。

④ Simone de Beauvoir, “Interview with Simone de Beauvoir”, Interviewed by John Gerassi, *Society* (Jan.-Feb., 1976), 引自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subject/philosophy/works/fr/debeauvoir-1976.htm>, n. p. 本段观点均引自该访谈。

⑤ 萨莉·J·肖尔茨著,龚晓京译,《波伏娃》,中华书局,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2002年,第87页。